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七十二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六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本爻直方大指心德言程傳及本義皆從坤道上說來乃推原爻義

朱熹本義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

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頤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朱熹曰敬而无義則事必錯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恱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也

臣按直方大形容坤道之自然故不習而無所不利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亦不習而無所不利也文言則以學言之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則雖聖人不越乎此無異道也孟子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生理本直善養者全其本然之直而已持其志敬以直内也而直養之功在集義集義之要在知言義以方外也故程子引以證文言也不疑其所行正經所謂身無擇行行滿天下無怨惡者蓋此兩言者千古制行之極也善乎隆山李舜臣之言曰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辯也先儒論

仁義之用取諸此夫先王之德行固盡於乾坤二

卦矣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程頤傳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

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

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

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既處之盡其善則能

成功而安天下故錫寵命至於三也人臣之道於事

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葢曽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臣按人臣事君效一官各有其官之所當為辦一職當知其職之所難稱而至於在師則其責尤重而其任尤鉅矣國之安危於是乎在民之休戚於是焉繫勝負呼吸之間理亂反掌之際故凡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得專制之非以便其私也予之以非常之任正責之以非常之功而至於功之既成雖其為振古所無亦皆其所當為周公之大勲勞非有餘忠大舜之夔夔齋慄非有餘孝也夫

王者之用兵以毒天下者安天下故王弼注云行師得吉莫善懷邦而程子亦曰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蓋行師不俟决機制勝為吉而吉於綏懷衆民使莫不咸服即初六所為師出以律者九二剛勝之將由是道為得中故無愧乎其錫命之三也後世握兵權專制閫外者生殺自恣草菅民命以為誰何而至用兵機宜難頃刻待者輙蓄縮不事事動取上旨以自弛其負或趣之使前仍畏避

不應勇於殘民怯於赴敵為其所不為而失其所當為此之謂反其中道雖臧亦凶而況必無致勝之理哉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程頤傳曰四于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

臣按徵招角招之詩曰畜君何尤而孟子以為畜君者好君也畜君固所以愛其君然自下畜上以陰畜陽本不能無傷害憂懼曰血曰惕甚危之也惟其畜君之心出於極誠無偽以四之有孚感五之有孚君臣合志乃血去而惕出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人臣之行亦惟其誠而已矣犯顏諫諍本非得已而或者以市名也以要譽也又或陰有所為如谷永之黨於私門而專攻上

失豈得謂之畜君哉抑有孚之血去惕出固其恒理然觀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四雖有孚猶密雲之不能成雨幾幾乎與血惕鄰而無以畜止其君也文王之羑里周公之居東其去血惕也幾何哉然兩聖人者忠誠之極足貫天人文卒免於難而公亦有風雷之應向之不雨者終亦既雨既處矣故曰惟其誠而已矣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程頤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彚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臣按人臣之行既以自靖為職而尤莫急於進賢蓋國家之事非一人所能勝任庶司百職必盡得賢才乃可合而成治故君子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茹之相連而起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唐虞之臣相與謀議於朝曰都曰俞昌言交拜廓然

大公無猜疑之端無間隔之情而每命一官必各舉其所知眞有茅茹之象故能成師師濟濟之盛也若足己自專以國家之事為一室之私不復廣詢賢才與之協心共治則異己者日疏迎己者日進所謂與小人為朋而泰轉為否矣易之一書於人臣之進賢退不肖葢反覆致意焉同人之初九曰同人于門无咎六二曰同人于宗吝門公也宗私也君子小人之别也頤之六四曰顛頤吉四以

大臣而待養於初九在下之賢似頤而吉也大過之九三曰棟橈凶剛甚而無輔也解之九四曰解而拇朋至斯孚解去小人而君子朋來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疾惡如隼也益之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好善而來告者衆也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四所與非其人如棟橈也夫國家之善敗分於此而人臣邪正公私之辯亦決於此故此可以觀卿大夫之德行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頤傳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寛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故在包荒也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深思遠

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

臣按此治泰之道也泰之時宜若可以無患矣而必有是四者之患又况時非泰寧則其可患不更

甚而治之不更難乎然而泰之不終於泰以至於亂者固皆泰之時啟之也泰之時輕變舊章不知大體科條煩碎而督責促急之亂成矣泰之時文恬武嬉上下偷安而積弱不振之亂成矣泰之時欲速見小不能深思久長而壅蔽之亂成矣泰之時政歸私門朋比為欺則尤召亂之階而其患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泰之時不謹此四者則泰必否若否之時克深思悔悟雖用力倍艱而亦必泰

治亂豈有常期哉抑臣謂此四者臣道也君亦有之有容德乃大人君之包荒也威克厥愛允濟人君之馮河也不泄邇不忘遠人君之不遐遺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人君之朋亡也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程頤傳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

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

臣按人臣為君所倚重即當以身任天下之重合羣策收羣力所謂謙順也急病而讓夷當事不避難所謂剛健也如此則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强壯之材可負重行遠矣詩曰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周之末也皇父卿士之屬皆輸載者而又窘之以陰雨焉詩人故傷之也

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頤傳曰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

臣按人臣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同德之助常患其鮮惟其竭誠盡愼而无有一毫為巳之私則即

巽已者亦當悅服而況朋類乎隨之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益之六三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萃之六二升之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皆言誠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頤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程頤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

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

臣按豫九四曰由豫四下于五巳有可疑之迹今由頤在上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豈得不更懷危厲古之大臣如伊尹周公亦唯此憂勤兢畏之心可告白於列祖先王而君亦終頼以濟故可疑

者卒勿疑危厲者終得吉也頤之六五不利涉大川而上九利涉大川轉危為安圖易於艱惟此竭誠盡慎之臣而已矣易益三復於臣道之惟一誠與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程頤傳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于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

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于蹇也二雖中正以隂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于蹇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己也

朱熹本義曰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臣按治平之日從容奉職宜若無過一當蹇難而克盡王臣之分者鮮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處蹇而仍泄泄然是不蹇于蹇者也二處于蹇而

又蹇以求濟之是為蹇于蹇此豈復計較成敗利鈍而為之哉故曰匪躬之故也夫人臣之不能事其君皆以躬之故而已矣平時不克憂盛危明以至蹇難以其躬也至蹇難而觀望畏避不克盡力致命亦以其躬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皆為躬也失其本心行道乞人之不若亦為躬也故曰事君能致其身能致其身斯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為孝矣

渙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臣按渙其羣程頤以為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朱熹引蘇洵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王弼注亦云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大抵天下渙散成於人心之各自為羣六四能渙之使合為一則為一大羣矣程傳亦互相發也渙有丘傳

謂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用至妙

非平常之見所能思本義亦同之王注則云處于

卑順不可自專而為散之任猶有丘墟匪彝之慮

雖為元吉所思不可忘也傳及本義言其功用之

妙能消土崩瓦解之變于指顧之間注言其操心

之危仍懷險阻艱難之慮于既平之後其義亦互

相發也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

孔頴達疏曰九二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内體剛中之質以應於五五體陰柔委任于二令其濟難者也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故曰曳其輪言其勞也靖難在正然後得吉故曰曳其輪貞吉也

程頤傳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

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臣按未濟之時經綸出險勞苦甚矣曳其輪勢逆而力倍也疏意然也然古之大臣必因以罷利居成功功大而心愈小然則疏所言猶才臣傳所言則純臣也記有之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

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此之謂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臣按戒謹恐懼固君子畢生之學而尤臣道之極軌也故曰為人臣止於敬若艱危未濟之時尤不可以不戒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雨無正小旻板蕩諸詩所痛皆不克震之禍也九居四本不正而有悔勉而貞則悔亡不貞者可勉而貞也貞者

即震動悚懼之謂也伐鬼方三年有賞者言用力之甚成功之難不久則無以濟不極其勤動堅忍亦無以久也唐之討蔡州平澤潞撓之者衆矣裴度李德裕堅持而身任之而未濟者終濟矣其得於伐鬼方之義夫

繫辭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馮椅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恥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

朱震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于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楊萬里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

在小

臣按小惡者大罪之積也滅趾者滅耳之漸也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夫德行之敗豈在大哉

書盤庚中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廸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蔡沈傳曰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言若我治政之

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上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啟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王氏曰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

盤庚下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蔡沈傳曰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臣按人臣之制行莫先于嚴義利之辯敦厲廉隅愛惜名節而後可與亂政可與同位俗流失世敗壞往往起於士大夫好貨之心而上過信而肩之彼其心惟知具乃貝玉豈知有國家夫子所謂鄙夫無所不至者也崇降弗祥王氏以為商俗嚴鬼

神故云夫黷貨無厭弗恭生生禍中於國而亦必凶于而家乃祖乃父豈其能與享之崇降弗祥固其宜也盤庚云然者欲儆悟其貪愚而以其親生膝下最初之良心感切之也豈以其俗尚鬼之謂哉

說命上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

蔡沈傳曰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

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

臣按相無所不統而無所專主乃僚之事即其事功即其功其何猜焉而異其心乎秦誓言人之有技娟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此其故亦在不公不誠而已矣不公則惟恐功不自己出不誠則罔有愛于國家於是乎間隔之形成而殆哉之禍亟矣

說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臣按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人之知恥者亦各隨其識量之廣狹而見焉聖人之恥何恥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聖人之恥何恥也聖人之所恥者其君不為堯舜也四海之大一夫之不得其所也堯舜其君難矣雖以湯武之聖猶未堯舜若也

而天下之民無一夫之不得其所又堯舜之所難也則聖人之恥無時已也終其身而已矣若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此亦賢者之恥也若不義之萬鍾墦間之富貴則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此所謂無恥之恥也

微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蔡沈傳曰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

于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

臣按聖人之行不同也死生去就各惟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心之所安即仁故夫子稱三仁焉先儒以為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改過以獻於先王後世以死生為重古人以義理為重後世智慮淺狹故見死為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為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

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臣謂古人以義理為重故不必以死為高後世死生為重則或去或生自是達節之所為而死為守節也比干之死非其不通於權而後世則當以比干之死為經也他日夫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人之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故非如箕子之内難而能正志不可言狂非

如微子之存宗祀不可言遯

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蔡沈傳曰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

臣按易言孚乃利用禴益人臣之道惟以實心為實事則所往無不濟也中孚之六四馬匹亡无咎

是欲絶其下之黨以獨致孚于君即所謂渙其羣者也洛誥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是欲帥其下之屬以合致孚於君即所謂渙有丘者也夫身為宰輔而弗克以誠信之道先多子多子效之亦無以先御事則上下相欺慢而君之勢孤矣公之勳誠可以格皇天告前人而猶願與諸臣共勉焉先之也先之者以保我子孫黎民之心無窮之計慮也

君奭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

臣按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而司馬遷唐孔氏葛氏皆因其說先儒已有深斥其陋者矣天下之事誠非一人可勝也而疑丞輔弼之地其責甚重也艱難之運其安危繫屬尤不細也幸而得一才者賢者與之共事已相須不啻左右手尤幸而得一聖人焉而已又賢也眞千古願望難兾之一遇相與涉險

濟難若涉大川者之同舟而得津涯而顧有所不平於其心者乎今夫權位相軋謀議相左呼吸利害交相避政出於他人而懼其病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此後世專擅壅蔽娼嫉者之所為少知愛國者猶竊痛之曾召公大賢而以是芥蔕者乎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中間更不靖而復興者屢矣實賴其臣不獨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傅説而已也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在内者

之皆賢也小臣屏侯甸咸奔走則在外者之皆賢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如黿筮之孚如臂指之使必無有相疑忌扞格於其閒者也文王克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之數臣者奔走禦侮疏附後先於朝無不盡之情無相避之私無互猜之形而武王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召公尤亂臣中之賢而親者而脫有所疑

忌於周公是三千之衆之不若也而可信乎且何獨周公無可疑哉人之願效忠者亦何疎戚也鮑叔牙薦管仲夫豈高傒疎而管仲親哉曰季薦冀缺缺之賢豈必勝狐趙舊臣哉夫世有叔牙曰季之臣即願得才賢與共國家而疏遠微賤仇讐有罪之人亦樂與同事無嫌而况賢於二臣遠甚者乎甚哉序說之妄也

周官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臣按六卿分職率屬其官備矣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其法詳矣然有治人無治法不得其人官雖備而皆曠瘝也科條雖精密而皆文具也不欽不慎不公則良法美意皆為鬻私之階而叢奸之門矣令日行而日反也屬以此欺其長長亦以慢其上上下交相遁而民坐受其弊矣滅私者千古之臣箴也不公無以制私不欽不慎必不能

公欽也慎也敬也敬吾君者敬吾親也

罔命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蔡沈傳曰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於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臣按自盤庚以具乃貝玉戒在位而穆王復以此戒伯冏其商周之衰乎成湯文武之際其臣何至

數數以貨煩上之戒令哉穆王呂刑言庶威奪貨言惟貨惟來言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眞能探下之情矣益可以觀世變也

詩魏風伐檀篇名

小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其一章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

貆類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臣按此詩序以為刺貪朱子以為專美君子之不素餐然有思於君子之不素餐所以甚素餐之愧也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之多不狩不獵而爾庭有懸貆此政所謂偪偪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者獨非貪乎一美一刺義固相發也

小雅四牡篇名其首章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臣按毛傳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夫奉

君命而出而以私恩為重亦非所以為孝也王事之謂何而以將父將母之心易其傷悲乎將父將母之心人子之至情亦天下之公義也猶不敢以易我王事而況情之不本於將父將母者而可以亂我心曲乎一使也而必求王事之堅固此心何心也可以諗吾君可以諗吾父母其為將也孰大焉又不可謂勤王事之日非養父母之日也靡盬說文云煑海為鹽煑池為盬盬苦易敗故傳以不

堅固訓之

出車篇名其四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臣按此還卒在途而追叙其未歸之情也簡書策命臨遣之辭王事多難以閫外付與而策命臨遣之苟隕越於下將為天子憂而寧無畏乎三軍之命懸於帥二章云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大帥悄悄之憂而僕夫亦感而憔悴則其紀律之嚴衆志之一可知矣宜一月三捷而收赫赫之威也若河上

乎翺翔者安得有况瘁之容哉

六月名篇其末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臣按六月之卒章賢吉甫之友而以孝友之張仲終焉吉哉詩言人臣任天下之重兼文武之寄所與不可不慎也孝友之張仲無求於吉甫者也仲也孝必不與不孝者友仲也友必不與不友者友仲也可與吉甫友又必凡為吉甫之諸友皆可與仲也友者也吉甫誠賢矣哉豈不足以兼文武而

憲萬邦哉

雨無正篇名其二章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臣按雨無正朱熹以為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夫其去者雖憂讒畏禍至於鼠思泣血有難言之疾痛然而正大夫三事邦君諸侯皆大臣有均休戚之誼豈若是恝哉詩人深責望之一曰莫肯再曰莫肯若以為于君乎何尤

者忠愛之道也繼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諸君子之去以保身也而詩人以為不敬其身誠反復於敬身之旨則忠孝之理合而去就之義精矣

小明篇名其四章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臣按小明詩人不以已之在外載離寒暑為勞而勉其共人僚友之處者之安處於內者以義靖共自獻之誼也好正直無棄爾輔也神之聽之暗室屋漏

之心也古人臣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既自以政事愈蹙不敢懷歸又望其僚友之處者爲誠以共人而克盡厥職與衆君子同心勠力於朝無内憂必無外患也共人而怠棄厥職惡直醜正則雖勞臣鞅掌於外將如之何哉故曰念彼共人睠睠懷顧憂國之心廹切無已與北山之詩徒怨嗟於燕燕居息者異矣

大雅桑柔篇名其十三章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臣按周語厲王説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得取焉胡可專也此詩序云芮伯刺厲王而春秋傳曰芮良夫之詩故朱熹以為貪人指榮公也

烝民篇名其四章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臣按國之興也必有勤動恪恭之臣後先勠力出險濟難宣王之世尹吉甫方叔仲山甫召虎南仲

之屬是也及其敗也必有泄泄沓沓之臣雖踰絶險曾是不意者幽王之世尹氏皇父聚子蹶楀之屬是也故勤怠之分興亡之卜筮也懈亦有二天降慆德强禦掊克使國家之事糜爛瓦解不能起者此罔有念於一人而懈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此心乎一人而亦懈者也夫不克念乎一人者復何責焉嗟爾君子以不得其職而有懈心亦非誼也人臣事君祇有進退之義無勤怠之分仲山

甫夙夜匪懈者也猶曰明哲以保其身蓋可進未始不可退也如其不然一日立乎其朝一日事乎其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之分也

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臣按言每有餘行每不足夫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皆修身踐言之謂也言踐則

言不徒言皆其行也故曰善行行不脩即所言皆
先王之法言不可為道言合於行方可為合於道
故曰言道行脩言道忠信人也可以學禮矣故曰
禮之質

大夫七十而致事

臣按古者四十而仕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
也五十而服官政謂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
大事者也七十而傳謂傳家事於子也七十則老

矣天子方將禮之為國老養之於東膠記之於惇史其於鄉則為鄉大夫為州長為黨正與六鄉之教而無職事而又可貪埶固位不知早退乎夫四十而仕不欲以不學未成之材而輕於求進也七十而致事不欲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不果於求退也難進易退之節如此

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陳澔集說曰狐裘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賔送賔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賔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陳澔集說曰曾子主權有子主經

臣按奢而犯禮眞風俗之蠹也奢則志願無極卿大夫羔羊素絲之節衰而廉恥之道喪矣以管敬

仲之賢能讓卿禮於高國而有鏤簋朱紘山節藻
梲之濫知儉之難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晏子
之遺車一乘窆訖即返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誠
為少過矣蓋近於墨也若一狐裘三十年則何傷
哉且晏子之儉其親也獨不猶愈於以非禮之養
養其親者乎記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
之此之謂禮終則烏知夫不儉其親者之皆為仁
者之粟乎其或不出於伯夷而出於盜跖也親而

賢必吐棄之矣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盎將以救世君子固不可以不恥盈而與之浮湛也

少儀不疑在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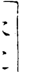
陳澔集說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

臣按不疑非不使人疑也要在自信而已意之欺與否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自無可信誰其信之吾誰欺欺天乎曾子所為日日於内省中庸所以凛凛於潛伏也若仰不愧而俯不怍即使讒謗交

積其何傷焉而況誠信所孚有必應之理乎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讇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臣按諫非人臣之得已也諫而聽已不如其無可諫也有何驕諫而不聽至再至三可也有何訕必不聽退可也又何疾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

而不諫則尸利也訕者疾者驕者皆諂與尸利之徒也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訕者疾者驕者皆顯然陳君之失而因有愛於君者也頌不忘規古之誼也一於諂則劇秦美新之屬耳怠未至於廢也張而相之事事有明作之氣矣若廢則已敗壞也必痛懲前轍一掃而更之方可挽回既墜之緒也若怠而莫或起之廢而仍泄泄然一無調絃更鼓之意又豈特怠廢而已哉社稷而皆若臣也其何賴

焉

雜記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方慤曰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葢鄙夫之心在

於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為異

臣按三患言學五恥言政然有三患必無五恥矣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則弗聞之患亡矣多志質而親之則弗學之患亡矣精知畧而行之則弗能行之患亡矣如此乎言有物而行有則也又安有居其位而言行交譏以至於不稱而有地荒績隳之

恥哉得失之義方慤釋之最精君子唯不欲苟得故亦不欲苟失得其位必稱其位萬一不能則必辭必退若後世之策免賜罷勒停則徒失之者矣是可恥也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自反而已矣亦無有嫉人之私也非欲益人而出其上也

坊記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陳澔集說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袵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

臣按古之君子輕富貴而安貧賤以高位為懼而不以為榮故推賢進能唯國家之事是亟而不必其自於己一辭一讓俱本公誠辭非為名讓非私人也後世亦有以不受爵祿為高者或矯厲之意

多焉與君子少異矣迨其末也即名亦非所恤未得患得援上陵下風俗日薄去不奪不厭無幾矣斯亦卿大夫之恥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臣按利非君子之所忍言也利而欲盡則尤不待君子而知其不可也欲盡則必專專則難必及之

榮公之所以敗厲王也董仲舒對策極言吏多姦邪民多盜賊以古準今繆盭陵彛即其原在於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其言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

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富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廹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急窮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爭業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

妻食於舍而茹葵曰我已食祿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亟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向仁而俗美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

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而賈誼亦言今世以奢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葢漢承秦敝風俗流失敗壞卿大夫因恬不知恠雖以文景之仁儉而下猶不能化也嗚呼居君子之位者當知所以自處哉

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陳澔集說曰下達謂趨乎汚下如曰吾君不能如曰

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逹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者也

臣按不下逹僅不長逢君之惡如戰國之大夫猶易也恥其君不為堯舜斯不下逹矣不尚辭亦非必喋喋利口也有死於其言斯不尚辭矣非其人不自非其託身於近習嬖倖為不正之甚也因不失其親必如蘧瑗貞子之屬斯非其人弗自矣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臣按守和之難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邇臣之和君也同寅協恭和衷哉邇臣之和臣也守者乃維持調護可否相濟上下一心之謂邇臣地處近君若内不以君為心外不能調衆人之心以為心則上下不交而否之形成矣正百官者大臣法小臣廉也慮四方者圖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皆非守和者不能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臣按可貴而亦可賤可富而亦可貧可生而亦可死即謹終之道也可貴而不可賤可富而不可貧可生而必不可以死即可使為亂者也

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為節

陳澔集說曰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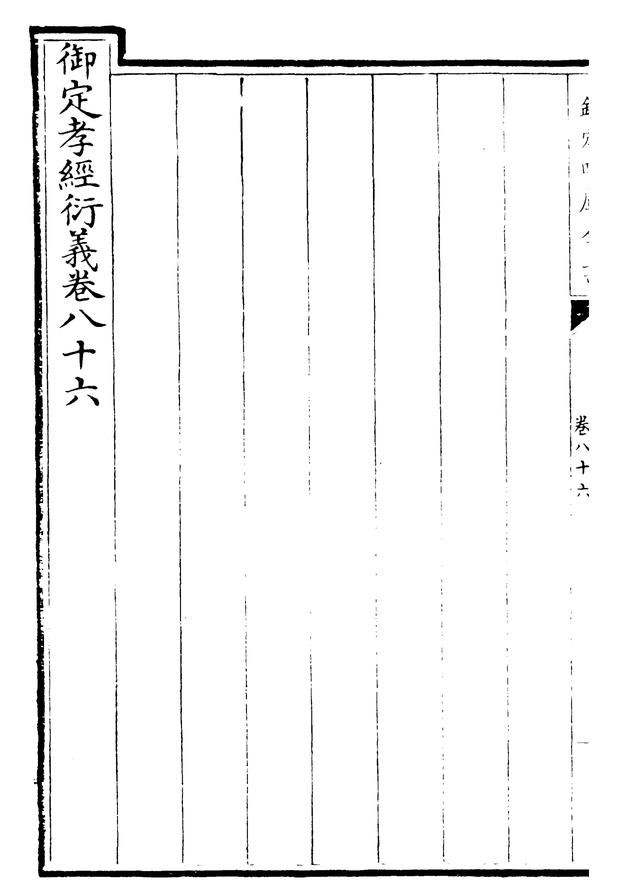
未仕所學先王之法可以與國政矣

臣按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謂不變未達之所守卿大夫已仕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則功成而德行立矣此臣之䳒也射以繹之故歌采蘋以節之然樂循法一於敬而已矣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菜季蘭尸之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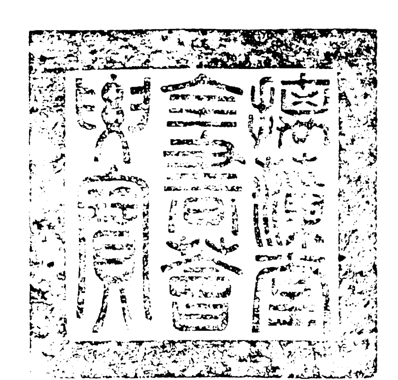
聘義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

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

臣按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故禮義之勇乃眞勇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固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亦禮義也不然則爭鬬而已矣故悦禮樂而惇詩書者允文允武無所不宜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七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七十三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七

卿大夫之孝

德行

春秋祭叔來聘莊公二十有三年

胡安國傳曰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

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臣按人臣比肩事君義無私交同德一心則合羣策羣力以為用無嫉妬之私也獻可替否則特立獨行而不為異無阿比之私也祭叔來聘非必遂如後世之結援强藩以自固者春秋謹微特奪其使以示戒魯論于和同羣黨周比之間明君子小人之分其此意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襄公二十年

高氏曰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臣按三年問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速未練而從政是年之秋又帥師伐

邾甫期而從金革亡避之變禮殺鉅痛甚之謂何而若是愬哉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麻之有子者經帶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杜預以為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蓋春秋之世禮教寖衰喪服之制多以不講矣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

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襄公五年

臣按以成季之勤勞而文子克紹其勳盡忠公家一無私積經之所謂能守其宗廟者也若後之子孫至富于周公而旋有陪臣之禍幾覆厥世所謂罪莫大于不孝者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吾以不貪爲寶爾以

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襄公十五年

臣按不貪之寶奚啻美玉賢者之視寶玉猶其視瓦礫碔砆也豈以其至重易其所至輕哉昔子産取喻于象齒晏子為度于幅尺黒肱保世于薄祭女寛寓諷于厭飽叔向致賀于能貧其知所寶哉知所寶哉

昭子叔孫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

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宫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昭公十年

臣按故國必有世臣當其得姓受氏必有大勳勞于國家書于太常勒于鐘鼎而爲之君者亦願其子孫世世守之益篤前人之光毋隕隊厥問故經

言卿大夫之孝以能守宗廟為賢也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藉先世之寵謂可長保每驕奢淫泆自取覆亡齊之高國晉之三郤范中行氏可鑒也夫生長富貴不敬不戒則雖社稷之子孫常在畎畝而況有家者乎昭子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知慎則知難知難則不至棄德曠宗以及其身矣

國語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

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臣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臣按讀揚之水椒聊二詩晉之歸于沃也夫人知之矣沃强翼微一共子誠無何而卒死其君自靖自獻之道然也揚之水椒聊詩序皆刺昭公而嚴

桀以為晉之君子閒桓叔之命而不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言桓叔之强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者尤似得詩人忠厚之旨且共子之志也明成祖靖難兵起與曲沃事頗類方孝孺鐵鉉諸臣視死如歸其從君去者變姓名匿傭保奉事不懈可謂有共子之忠有唐風之厚矣方孝孺鐵鉉

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

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

按德義之府在先王之法志故人不可以不學也行年五十守學彌惇可以為上卿而任國安危矣貞慎有謀多聞亦非學不能也以霍光之篤厚謹慎不能早歸政于宣帝即位之初寇準剛方有大節不能不惑于天書之詐妄二臣天資之高其

行已多合于先王之德行而終不能無誤者不學之故也而或者疑于皐陶稷契之時何書可讀之一言以為何必讀書之證是謂墳典丘索不足以語于書而之數聖人者倚相之不若也哀也知守學彌篤之為賢且三讓卿而所讓皆社稷之衞能下已能知人不學而能之乎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廋隱也隱伏譎詭之言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

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臣按鞌之役師還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夫後入而喜掩人而怒可見不能讓而靦然居人上者同于行險徼倖必非親心所安即使其親未必如武子之皆賢而在人子非所以安親心也已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固辭不立

臣按無忌之辭可為無功庸而居高位者勸也不敢辱君朝以忝其宗斯資事父以事君者矣此與傳所載異傳曰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觀無忌之讓起可謂孝友而稱起之與賢人游又可見取友之足以輔仁而獲乎上信乎友順乎親無二道矣

楚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令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令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司讀作伺

臣按子常之蓄聚積實如餓豺狼即寧獨子常一子常倡之而在廷之臣費無極鄢將師之屬皆子常也四境之內自大吏以及牧民之長必多子常也若是則如蘇軾所謂百萬虎狼散在民間者而楚之國其有不殆乎夫自古勤民以自封者多罹喪亡蓋不可勝數幸而及身自免身則速朽其與幾何此雍門之所以不終彈而孟嘗之涕泣不自持者也況怨毒所極子孫必多不令以覆其祀則

誠餒而矣又不如小人之腹屬厭而已者之得計多也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臣按臨之以莊是敬之見于容貌者所謂儼若思者也而敬親則其本與慈謂慈于衆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舉善教不能興賢能一以孝為首也三者一于敬而已矣敬則一于敬親而已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臣按孝經一書皆言政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惟此矣若必外孝言政直不知政本也夫子託詞以對或人者其亦作經之旨與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張栻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固無不

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

臣按經言禮者敬而已矣敬其事故不知而問雖知亦必更審焉蓋其事之大體聖人固無不知若夫習其數而舉其物雖聖人有不能盡者矣每事必問是以敬心處之禮之本也因每事之問以至事無不知可以周旋而無失禮之文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他日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

得其道矣戰克之道何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也受福之道何也入太廟每事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皆禮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臣按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正此章之義疏也吝者其器小也為驕之本根驕則必奢必僭乃吝之枝葉程頤謂驕氣盈吝氣歉真德秀謂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

然之氣鄙陋局促容受不得謗所謂踻小易盈也仲之不足者非才也氣也平日無格致誠正之功以養其氣故功甫成而心已動氣不足以舉之如踻之不能容必盈溢四出不可收拾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毅者吝之反也不驕之本也然朱子謂子路之車裘與共是治一吝字顏子無伐無施是治一驕字者葢子路先治本根如攻腹心之疾而顏子則大段無病直欲表裏内外皆完養

平粹而已

臣又按如說苑所稱管氏築三歸之臺葢與蕭相國買田宅自汙同意此正氣不足也夫已不能以居成功必自傷以求免聖賢無此詭曲之行也伊尹周公何嘗必得于君而所以處之者規模局量固已廓如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臣按論語此七章皆聖人與其弟子評論當時之賢大夫聖人之論人如衡然一毫輕重之不爽有

大體無可稱而可節取之者如孔文子之文是也有世所共好而必察焉者如臧文仲之知季文子之三思是也有深嘉亟予而稱之亦不過其實者子産平仲令尹子文陳文子甯武子是也夫孔文子之為人夫子嘗不答其甲兵之問矣又嘗譏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矣此固無足深論若子産甯俞固皆忠之屬也平仲之澣衣濯冠季文子之相三君無私積亦可語于清也而其仁則概乎

末之或知者也子産之卒也夫子為出涕曰古之遺愛甯俞之愚至嘆為不可及然而刑書兵甲終不可語于王道叔武之死不能弼君之違于二子有深惜矣遑論其餘哉若夫子文無字子文陳又不可同日而論也子文之忠多可稱文子既不討賊而又旋反於齊避他國之猶崔子者而就本國之崔子何也夫子蓋亦就其潔身去位之初事而論之耳然而世教之衰也君臣朋友之大閑多不可

問强學好問之風亦邈不可得夫子所以于諸賢多有取焉而譏文仲行父季文子亦微而婉善善從長之義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臣按孟之反也莊子稱之則以其有聞於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恱之也此固足以愧後世之爭功不已如鍾鄧之於蜀二王王渾王濬之於吳賀若弼

韓擒虎之於陳者矣而夫子稱之則以其能去驕矜之心為可以進於道蓋借之反立訓欲學者操此無欲上人之心使私欲日淨天理日明如憲之克伐怨欲不行如顏子之無伐善施勞有若無實若虛又進而至於周公之孫碩膚禹之不矜伐則為德行之極致而又非之反之所可及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臣按聖人之于巧言令色痛絶之者屢矣譏其鮮仁以為可恥盖深慮世之溺於鮀朝輩而遂以成風也曾子曰脅肩謟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則為鮀朝輩良亦苦矣二子之言與聖人同其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熹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

有德者不能也

臣按才節二者自不可偏廢有節無才雖可自靖自獻而終不能無憾於託寄也然才是有猷有為節是有守才亦必從其所守培養擴充方為才美若僅僅用其才勝者即其才終不能無病也三代以下可以託孤寄命者無若諸葛武侯然其自處惟謹慎二字所以可任大事霍子孟不但奪于妻顯以昭帝之美質不能盡輔之以誼其專斷朝政

亦常有闕敗未可謂全乎其託寄者也有明神廟之初江陵為相輔少主致富强然由其大節不立故相業亦未光其調護神宗恃一馮保是傅姆之養也為政專尚武健嚴酷是申商之學也有美才而無素養學問不醇根本不固終未可謂之全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康子三問而夫子答之三一言蔽之曰政者正而已矣若何而正則無欲是也欲者盜源也不至於用殺不止矣已實長盜而多殺無罪何其不

善自反也夫欲正百官以正萬民誠在師之者如何而已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富有曰茍美矣

臣按以居室為逆旅死生為俄頃一切遣放者曠達之敝也聖賢之教則不然卿大夫之家以守宗廟承祭祀為孝則居室自有居室之道不諱言有也亦不必辭富也茍焉而止者斯真不茍者也以

之承先則祖父享之以之逮下則子孫保之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政者正也夫子屢言之矣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說之不以道不說蓋正己而已矣正則公平明恕其於物也如準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繩墨之於曲直惟其當然

而已矣無私之至也然則難説者易事之本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臣按邦無道獨善而已矣穀之恥欲免無難也若邦有道穀者此是廉謹止能稱其禄者其與貪冒無厭者固已遠矣而不能有為則負有道之朝者甚多也此恥正無窮盡人不能解免也推而極之苟不至於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猶然穀而已矣則其恥何時而已哉古人之恥若是而已後世止以

不能廉讓為恥是世道日衰而君子之自待已薄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臣按成人猶言全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為全人極其至非聖人之踐形惟肖固不足以語於此也四子之長俱有偏倚駁雜者夫子盖即其近者論之耳文之以禮樂則未正者亦歸於正

矣文者磨礲長養如玉之琢治而益瑩然如花葉之浸灌而日蔚然故夫學不足以變化其氣質者皆不能文者也由之行行如終為少文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母死齊伐魯莊子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死則不過一勇者而已惜乎其能孝而未知所以孝也古之君子禮樂不須臾去身固將以自文其氣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臣按人終日皆過也知過者鮮矣知之而不能自克仍展轉相循於過而無窮也所為自欺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自訟則能克之矣然聖賢俱不言無過而言寡過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則要其究竟而夫子之語子張則寡尤寡悔而已矣學問愈深則辯過愈精剋除愈熟則悔過愈勇日日求寡也日

曰未能也此自用力之實際而非謙挹也夫子於學易願假數年可以無大過伯玉年五十而知非年六十而化衛武年九十五矣而猶作抑戒聖賢心事若一此不自欺之實學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

以正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臣按人之生也直史魚死不忘君君臣之義也人之所以生者此而已矣亦全歸之孝也用舍行藏

夫子語顏淵而外未有所可也而獨稱伯玉亦其寡過之學然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朱熹曰鄉原者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

臣按鄉原本情亦起於患得患失之一心如馮道可見矣然較之鄙夫更險而詭其實不過鄉人之鄙俗者而躐取聖賢之近似自欺欺人以市聲譽

以鄙夫之心事而不如鄙夫之真故聖人尤惡之

黄榦所謂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

孟子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臣按倉廩實府庫充而民饑死散相繼此非必皆有司之罪然而有司無所逭也有司受君之命牧君之民者也一告不可至再可也三可也不告而矯便宜行之君子以為猶告也即不可投劾去可也必無有喑啞之有司死其民散其民之有司也孟子所以責孔距心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熹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

臣按孟子之不動心由知言養氣知言致知格物也養氣正心誠意也其局量規模固已正大高遠

矣大行不加也窮居不損也何心動之有管仲惟其不講於聖賢大學之道所受者小裁有功業張皇震動無以居之矣然管仲不知制其心而為之動者也告子則又強制其心而使之不動者也管仲之失在不知義雜利為義故流而為刑名告子之失亦在不知義絶外為内故淪而為空寂孟子所以一則卑之一則斥之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

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臣按臣之事君豈忍言去有官守者必靖共爾位

蹇蹇匪躬有言責者則法語巽言竭誠致愛去者

至不得已也豈若悻悻然小丈夫哉夫子彼婦之歌孟子三宿之意皆不輕於去者也夫君子不可徒留亦不可苟去守道守官惟所裁而已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臣按自古小人亦未有不慕君子者而莫不激於

君子之絕之太甚而斥之無餘彼乃自知其必不見容而始致死焉然彼之致毒者陰而曲而君子之應之也顯而直未有不為其所中者如夫子之待陽貨孟子之遇王驩則奚自有鉤考之禍清流之酷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朱熹集註曰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臣按貪夫殉財無所不至壟斷之譬酷盡之矣孟子辭祿而受餽辭十萬而受萬亦未為傷義而以為賤丈夫者士君子之制行誠不可不嚴也一辭受之間有壟斷之賤焉一言不言之間伏穿窬之盜焉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君子之責人恒恕故雖

以諸侯之取非其義而不可謂之盜其律已恒嚴故一念之不義即比之為盜為賊凡以自為之坊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臣按制行之敝莫甚於自恕謂屈者伸之階也直者枉之贖也不知始一差趺萬端墮壞胡可轉也即使果有尋丈之伸邱陵之獲君子弗為矣謂吾之所失有萬於尋丈邱陵者也孔子見陽貨未嘗詘身也揚雄惟有詘身信道之說至不免于寂寞投閣而曾鞏猶以雄為似箕子蒙難正志士君子

之辯義悃不可以不精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朱熹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

臣按衍儀破六國之從為横皆逆探諸侯之所欲與其所畏而中之而因制其輕重之權以動天下史遷亦言其傾危此又管仲晏子所不為也孟子

之言大丈夫者直是狀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者耳於二子猶蛟龍之於蝘蜓豈復可議優劣哉朱熹以為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者信矣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臣按責難是大綱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也陳善者委曲開譬因機利導使之漸進於難之一途而不知其難孟子之答齊王好樂好色好貨

者是也如是則邪者庶可轉而之善矣堯舜誠可
學學堯舜者豈能如堯舜然人臣一心惟欲堯舜
其君然後可以爲殷之高宗周之成王而豈可不
以其至者為法哉三代而下如漢之文景誠令主
也如其臣有學堯舜之道以事其君者文景之治
必更有可稱唐之太宗如房杜王魏之徒使皆講
聞於聖賢大學之道則又奚止成貞觀之烈而已
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張栻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胡炳文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

死

臣按周公之制作莫詳於周禮一書即太宰一職

橫渠張載以為許大心胸包羅如捕龍蛇搏虎豹

蓋雖聖人之才而亦早夜深思之所積而得之者

也惟公之心不但文武之謨烈所當一一顯承即

禹湯之舊章必無敢輕於改革其有不合者時異

勢殊不得不變變法之際尤公之所畏也故竭誠

盡慎反覆詳度雖有所增損而必求無拂乎理之

固然則其心一三王之心也所以能監於二代而成郁郁乎文之盛也後世之人才萬無有及於公之多才多藝而其思又萬不如公之周詳慎密視天下之事每輕而變前人之法輙易科條萬端憑臆裁决而患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子思居于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臣按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

則亡之未有先去以為民望者也承平日久大者連城小者一邑惟恐或罷或黜以去也大盜猝發各鳥獸竄惟恐去之不速也盜去則守者復來踪跡之詭甚於盜賊有是臣子又其甚者守者去矣尚無賊也賊去久矣尚無守也不知馬牛之相去而妄意風鶴之皆兵甚為賊笑也然而代不乏守義之臣或以孤城支敵數年或以一郡保障一方力盡而死光於日月此真足以愧夫食祿避難而

乞活旦暮者矣而有宋南渡之末伏節死義者尤

盛則倡明理學之效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臣按一簞食一豆羹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齊人一乞人也不惟不屑而猶以為未足何也乞人無富貴之心而齊人多一富貴之見也欲以富貴

者驕妻妾自不得不乞乞自必無饜足何論蹴爾哉則亦不足比數於乞人矣人之求富貴利達者亦然富貴之於人甚矣哉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臣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欲堯舜其君民者猶恥之世有堯舜之君與堯舜其君民之臣道可謂行矣而猶然恥也況道不行之時哉道不行非行道者之故也而立乎其朝無

以自解免也則誠不若居卑貧之可安矣而世之卑貧者日勞心于尊富不居其所可居而必居其所不可居何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朱熹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

張栻曰古之人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

人君求賢於上每懐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壊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懐利心而習為文辭則并與其假者不務矣則人才何怪乎其難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于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臣按修天爵以要人爵有要之之意正所謂假之者必至棄之而後已假者未有能終者然其始猶必激厲名節躙取聲譽若甘心於乞墦求榮於趙孟則又其下者矣真飲食之人也如南軒張栻之說謂後世取士於文藝并其假者而亡之假使取士不以文藝亦恐要爵之途愈多而乞靈於趙孟者亦必益甚且人心之壞固非文藝之罪也循其本而正之言揚事舉皆可也不然則皆弊而已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范祖禹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

文武之道引成王為文武之君榮公以專利引周厲王而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而秦亡此引其君於當道引其君以當非道者之明鑒也

臣按范氏祖禹之說盡之矣祖禹在講筵最善敷陳即此可想見宜蘇軾稱為講官第一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臣按國家之興必有計安社稷之臣國家之敗必有妾婦鄙夫之臣此繫一時之治亂者也若天民則間世而一出矣開一代之治者也若大人則又開萬世之治者矣如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為臣者是也伊呂於莘野渭濵之時已抱可行之具及為阿衡尚父之日亦無加於天民之初周公在上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能使萬世文明皆不係

乎人爵之有無者故曰天民大人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臣按介訓分辯惟其辯之明所以持之固盖義利公私莫不有介所謂利與善之閒也此際一差毫釐千里君子精義之學正在此也柳下惠之和必無有過於和者也如農之有畔不可易矣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盖言介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七